

陈书平 著

华莱士·史蒂文斯 诗歌美学

Wallace Stevens Poetic Aesthetics



本书为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项目（2008q319）成果


陈书平 著

华莱士·史蒂文斯 诗歌美学

Wallace Stevens

istics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美学/陈书平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5622-4560-5

I. ①华… II. ①陈… III. ①史蒂文斯,W.(1879—1955)—诗歌—
文艺美学—研究 IV. ①I7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4084 号

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美学

作者:陈书平 ©

责任编辑:邓 静 刘晓嘉

责任校对:张晶晶

封面设计:甘 英

编辑室:高校教材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245 千字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6

版次: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30.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序

最初接触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1879—1955），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是一个纯洁、纯情，激情喷射、浪漫四溢的时代，整个民族都放飞希望，陶醉在天边朝霞般美丽的憧憬里，文学尤其是诗歌成为大家的最爱。在那个时代，学中文的大学生，几乎没有一个没做过作家梦，也几乎没有一个不公开或者秘密地写过诗。当时20岁左右的我，正是激情盈溢、浪漫翻飞的年龄，在颇为原生态、最能天人合一的湘潭大学，深深陶醉于大自然的美景，再加上诗人彭燕郊教授和师兄曾德凤先生的影响，狂热地沉醉于文学之中，每天每天，浪漫的渴望都随着朝阳冉冉升空，创作的欲望则像春天的鲜花姹紫嫣红了漫山遍野。就在这时，我在刊物上读到了美国诗人史蒂文斯的《坛子的轶事》。至今还记得全诗如下：

我把一只坛放在田纳西，
它是圆的，置在山巅。
它使凌乱的荒野
围着山峰排列。

于是荒野向坛子涌起，
匍匐在四周，再不荒莽。
坛子圆地置在地上
高高屹立，巍峨庄严。

它君临着四面八方。
坛是灰色的，未施彩妆。
它无法产生鸟或树丛
不像田纳西别的事物。

(赵毅衡译)

当时过于年轻，虽然阅读过一些现代派诗歌（主要是《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和《戴望舒译诗集》中的作品），但读得更多的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作品，因此对史蒂文斯这首诗还不能完全理解，似懂非懂，但深感震惊，特别喜欢，觉得诗歌还可以这样写，既超现实很抽象，又富于意象独具象征。后来，才知道这首诗思考的是艺术与自然的关系。坛子是艺术的象征，它是灰色的，说明其朴素（既是谦逊也是现代艺术的特点），但它具有整饬现实、赋予自然以秩序的能力。在艺术的影响下，自然会另有秩序别具诗意。当然，自然也有自然不可替代的能力——具有产生“鸟或树丛”的繁殖能力，艺术则以整饬现实、赋予现实或自然以诗意的秩序这一能力而著称。

1993—1994 年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北京买到了早在 1989 年就已出版的《史蒂文斯诗集》，读后对这位诗人有了稍微全面的了解。当时因为事情繁多，匆匆读完他的诗集后，在日记里这样简单地写下了自己的感觉：“史蒂文斯是一位哲学型的沉思诗人，一位纯诗人，有点像马拉美、瓦雷里，但意象更新颖，手法更现代，同时更贴近于生活。”从此，史蒂文斯成为我最喜欢的诗人之一。

但对史蒂文斯更进一步的了解，是在 2004 年。那年秋天，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 2003 级的学生开始准备开题报告，陈书平向我谈到，他十分喜爱美国现代诗人史蒂文斯，准备研究他的诗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就同意并支持他做这个选题。为了更好地指导他的论文，我又设法把《史蒂文斯诗集》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并且阅读了当时能找到的一些有关史蒂文斯的资料，从而对史蒂文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应该承认，史蒂文斯的确是一个非常具有学术价值因之也非常值得研究的诗

人，但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研究的诗人。关键就在于美国史蒂文斯的研究权威海伦·纹德涅说的：其诗歌品格的实质在于——既是“观念的诗”又是“词句的诗”。因此，为了研究史蒂文斯，至少得做两方面充分的准备。第一，是哲学、美学乃至宗教等理论方面的精深修养，以便较为准确地把握其诗歌的观念；第二，是诗歌技巧尤其是语言方面的较好功底，以便能比较到位地谈论其诗歌艺术。而这两方面，都不是一时半会能做到的。它需要对研究对象有相当深挚的热爱，更要有长期、执著的准备与研究功夫。不过，陈书平对史蒂文斯相当痴迷，他的硕士论文《诗意的栖居——史蒂文斯的“诗”与“思”》尽管写得颇为艰难，但也比较扎实，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一致肯定。参加工作后，多年来他一直不断地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并且继续深化自己对史蒂文斯的研究，在《名作欣赏》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进而在此基础上，深入拓展，写成了现在这本著作。

本来，由我来写史蒂文斯研究著作的序言，不是太合适。第一，我学的外语是俄语，而且这些年因为教学与科研的需要，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俄罗斯文学的研究上，对史蒂文斯的国内外研究状况了解甚少。第二，这些年我特别忙，几乎每年春节都在紧张地伏案工作。首先，是教学任务繁重，最多时一个学期从博士生、硕士生到本科生、夜大生，足足九个头的课；其次，科研任务压身，不少是好友的盛情邀请不忍拒绝，还有些就是学校规定完成的科研任务，以致至今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已经申请延期一年了还是没有完成，并且拖欠南开大学王志耕教授所邀撰写的《俄苏小说发展史》两年了，还未完稿。在此情况下，要挤出一定的时间来全面细致地阅读一本几十万字的著作，并去了解相关研究信息，实在困难。但陈书平非常执著，一再希望我写个序言，而他这些年一直非常勤奋，值得鼓励和肯定，因此我勉为其难，粗略谈谈对这本书最深的印象和感受。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而这正好把握住了史蒂文斯诗歌实质的第一点——“观念的诗”。全书花了约五分之四的篇幅，探讨了史蒂文斯诗歌的“观念”问题，尤其是根据美国学者提供的线索，结合自己的深入钻研和体会，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史蒂文斯诗歌与海德格尔美学、柏格森美学、实用

主义和反讽美学、桑塔亚那美学、生态美学的关系问题，主要论述了诗人对此的吸收与转化，进而探析了史蒂文斯诗歌中的虚构理念、“想象力”与季节意识等相当重要的问题。可以说，史蒂文斯诗歌中颇为重要的“观念”的来源和特色以及一些核心的诗歌观念，都得到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也有颇为细致的艺术研究。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基本上是史蒂文斯诗歌“观念”渊源的梳理，分别论述了史蒂文斯诗歌与海德格尔美学、柏格森美学、实用主义和反讽美学、桑塔亚那美学、生态美学的关系问题；下篇则是对史蒂文斯诗歌的本体研究，分别阐释了其诗歌中的虚构理念、“想象力”、意象、季节意识、情人形象等多方面的关键问题。这样，全书就既有诗歌“观念”的研究，也有艺术方面较为深入的细致研究，如关于其诗歌的意象、季节意识、情人形象，而关于史蒂文斯的名诗《冥想的世界》、《星期天早晨》文本细读的两个附录，更是体现了陈书平进行细致艺术研究的较好功力。

而且，无论是在关于史蒂文斯诗歌“观念”的研究中，还是颇为细致的艺术研究里，陈书平都能时常有自己独到的体会与见解。如史蒂文斯的名诗《坛子的轶事》，一般学者认为其主旨是表现艺术与自然的关系；美国评论家路易斯·伦兹认为这首诗歌体现出了对被大众文化所日益撞压与排斥的私人生活空间的守护，该诗写的是物质生产侵入到了私人文化空间，诗中的那只灰色无釉的坛子，指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奉行与崇尚的压抑人性的物质神话，而对于物质过分的追求就会导致人的异化从而构成对于人性的压抑；而陈书平通过自己海德格尔式的解读，进行了新颖的分析，得出了全新的结论：坛子以自己的物性呼唤天空，就像终有一死者靠语言的花朵向天空发出祈福，从而开启出大气与光明，天空充满物，它到达大地就犹如圆舞之于婚礼（这里海德格尔用圆舞来指称天、地、神、人之间的那种亲密的相互映照的游戏），这种圆舞就是亲密性本身，是一种无限的丰富性，从而使凌乱的荒野都围向山峰。天空开启出大气与光明，大地锁闭着自身，它依此持存着自己无法被洞穿的神秘性，天地之间居住着终有一死者，坛子象征着这个终有一死者，也需要这个终有一死者，因为诗，也就是存在之言说，乃是一种天命，这种天命期待着终有一死

者去响应它。于是，天、地、人三者居于这一幅画面上，也就是立于这一片荒野上，构成亲密性之“中心”的四方就差最后一方，三者立于这片荒野上，期待着、呼唤着第四者——神的出现，以带来最终的神圣者。刹那间，神应诺出现了，神的到来持存着神圣者的在场。于是，一种神秘的力量贯穿万物，“荒野向坛子涌起，/匍匐在四周，再不荒莽”。神使万物归属于自己所委身的那种最温柔、最质朴的本己法则，也就是自然，而自然所呈现的也就是最终的神圣者。这个自然已不再是那种对于纯然之物统称的自然，它是一种出现与涌现。因此，纯然之物的自然不但需要终有一死者的劳绩，更需要人类的栖居，从而向天空发出召唤。隐逸在云层之中的神圣者，它以雷、电、光显示自己的存在，它是一种极乐，派出它的使者，也就是神，神使万物具有一种“神性”，这种神性指归属于万物的本己法则，归属于自身的起源，也就是存在。而这种归属关系由天空与大地的婚礼来完成，荒原上的万物所具有的神性之奔涌便宛如圆舞曲之于婚礼，这种圆舞曲凸出一种丰富性。“诗展现了一幅超现实主义的画面：一只坛子傲立在荒野中的山巅，它的非自然性在自然荒蛮的环境中具有一种突兀神秘的异质感，使它成为一种具有凝聚力的视觉中心，从而在视觉上将荒野迫入一种新的空间关系，它所具有的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使外在的张力潜入内在的和谐，形成完美和秩序。这种完美与秩序是存在对于在者的一种构建，也就是人、神对于神圣者的一种归依，这是一种神圣的痛苦，这种痛苦是一种光芒的纯洁性。”

如前所述，史蒂文斯的诗既是“观念的诗”又是“词句的诗”，对于“观念的诗”陈书平已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对于“词句的诗”，则还刚刚起步，而这是更回归艺术本体也难度更大的一项研究。限于篇幅，限于时间，这个问题看来只能俟之来日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希望陈书平继续努力，尤其是进一步加强对诗歌艺术技巧和语言的修养和研究，在以后的学术活动中接着深入研究史蒂文斯诗歌的艺术，推出更有分量的学术著作。

曾思艺

2010年7月17—18日天津南开区华苑新城揽旭轩

目 录

导论 (1)

上 篇

史蒂文斯诗歌与海德格尔美学 (9)
史蒂文斯诗歌与柏格森美学 (67)
史蒂文斯诗歌与实用主义、反讽美学 (82)
史蒂文斯诗歌与桑塔亚那美学 (99)
史蒂文斯诗歌与生态美学 (117)

下 篇

史蒂文斯诗歌中的虚构理念 (130)
史蒂文斯诗歌中的“想象力” (142)
史蒂文斯诗歌中的意象 (163)
史蒂文斯诗歌中的季节意识 (179)
史蒂文斯诗歌中的情人形象 (193)

附 录

附一：梦幻中的性爱与诗情	
——评史蒂文斯名诗《冥想的世界》	(211)
附二：《星期天早晨》：唯美、异教与神性	(220)
附三：星期天早晨	(233)
参考文献	(238)
后记	(245)

导论

作为美国现代派诗歌“五巨擘”之一的华莱士·史蒂文斯被公认为美国诗坛中独树一帜的诗人。其作品因深奥、晦涩、抽象、难懂，生前其地位和影响虽然远远不及 T·S·艾略特，但在布鲁姆、纹德涅等学者的研究和影响下，随着艾略特影响力的下降，史蒂文斯的地位和影响得到了相对的提高和巩固。而随着对现代派与后现代派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文学理论、研究视野的不断发展扩大，人们对史蒂文斯的兴趣也逐步上升，对其诗学和诗歌的了解也不断深化。

国内有几位学者曾撰文指出，与其他美国重要诗人在中国的研究现状相比，国内对史蒂文斯的研究与其在美国诗歌史中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称的。虽然张子清先生在专著《二十世纪美国诗歌史》中对史蒂文斯进行了较系统全面的综述和介绍，虽然也有研究史蒂文斯诗歌的论文发表，而且国内美国文学以及美国诗歌文选中都会选入史蒂文斯的一些重要诗歌，但还没有全面系统研究史蒂文斯诗歌的专著，这与其他美国诗人在中国的研究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在美国现代派诗歌“五巨擘”中，其他四位诗人均有研究专著出版或即将出版，有些还不止一种。

我们来看国内史蒂文斯研究的现状，首先从翻译方面来看，由于其诗歌本身的深奥、晦涩与抽象，翻译是个难度很大的工作，国内长期以来只有西蒙、水琴两位先生的一个译本《史蒂文斯诗集》，收有 108 首诗，翻译准确且比较到位，但是这只是史蒂文斯诗歌全集的一个小小的选译本，很多重要作品没有译出，如《秋日极光》、《喜剧字母 C》、《恶之美学》、《纽黑文的普通下午》、《妇人

与肖像》等。2009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张枣、陈东飏两位先生翻译的《最高虚构笔记——史蒂文斯诗文集》，不但翻译了诗人的一些诗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翻译了诗人的诗歌美学论文集《必要的天使》，为国内读者了解史蒂文斯的美学思想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而只有了解了诗人的美学思想，我们才有可能深入诗人那艰深晦涩的艺术世界，而这个艺术世界一旦读懂，读者就会对于诗人的认识观有一番全身心的领悟，并沉浸于巨大的诗意快感之中。

国内已公开发表的研究史蒂文斯的论文超过了二十篇，这些研究可分为四大类：对诗歌中想象力的研究（如伍思晋的《浅析史蒂文斯的诗歌主题》，载自《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2/3；于开颜的《诗歌领域里的想象大师》，载自《辽宁大学学报》，2002/3；黄晓燕的《试析史蒂文斯诗中的“现实想象情节”》，载自《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2；刘生的《现实·想象·诗——史蒂文斯诗歌初探》，载自《山东外语教学》，1994/1；尹立军的《论现实与想象在史蒂文斯诗歌中的互动》，载自《郑州大学学报》，2009/4）；对一些精彩而短小的诗赏析式的研究（如陈鸿琴的《存在与貌似存在——试析史蒂文斯的〈冰激淋皇帝〉》，载自《宜宾师专学报》，1996/3；李贺青的《史蒂文斯的〈冰激淋皇帝〉解读》，载自《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1；杨格新的《史蒂文斯〈雪人〉细读》，载自《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4/3；伊甸的《直觉、想象、思考——读〈观察黑鸟的十三种方式〉》，载自《名作欣赏》，2003/6）；对诗歌艺术特色方面的研究（如高琛的《内省的探险者——试论史蒂文斯诗歌与立体主义画派之间的关系》，载自《当代外国文学》，1998/2；伍思晋的《史蒂文斯诗歌中的音乐性》，载自《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研究生专辑》，1998/2；谢莉洁的《简析史蒂文斯诗歌的艺术特点》，载自《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02/3；刘生的《意象·类比·象征：史蒂文斯诗艺初探》，载自《外国文学研究》，1995/2；张东燕的《论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中的绘画性》，载自《长江大学学报》，2009/1）；从哲学或者说美学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如孙冬、程爽的《华莱士·史蒂文斯与禅》，载自《学海》，2005/1；黄晓燕的《恶之美学：史蒂文斯诗歌美学探析》，载自《外国文学研究》，2003/5；李莉、刘英的《艾略特与史蒂文斯诗学观之比较》，载自《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2；王文惠的《华莱士·史蒂文斯及其诗歌的生态思想读

解》，载自《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9/5)。

国内学报上发表的研究史蒂文斯的文章，一方面因为文章的篇幅受到学报版面的限制，导致无法展开对问题的深入讨论与研究；另一方面，很多学者对于史蒂文斯只是好奇涉猎而已，他们并没有专门致力于对诗人的研究，因而所写文章的深度与系统性不够；此外，国内史蒂文斯的研究资料的匮乏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笔者曾经发表八篇史蒂文斯研究的系列文章，但由于笔者只是一个硕士研究生和一个小小的讲师，一些所谓的核心刊物对此类人投的文章基本上不屑一顾，因此，2009年以后，笔者没有再向外面投稿，而是全力以书的形式来集中反映一个年轻人的学术成果，让人不得不感觉到国内学界年轻人生存的艰难。

国外研究非常深入，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过多部史蒂文斯诗文集，在史蒂文斯生前，有一系列比较出名的评论出自布莱克墨尔、西蒙斯、温斯特、马略·贝莱、伦特·杰拉尔、皮尔斯、莫尔斯等人之手，出现了第一本研究诗人的专著，即范·奥康纳的《溯形的思想》。在史蒂文斯逝世15年之后，史蒂文斯研究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高潮，学界有一个公认的观点是，史蒂文斯研究是继艾略特诗歌研究之后美国诗歌评论界掀起的又一股狂潮，正如雷特所说，史蒂文斯诗歌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学术研究潮流。而到了今天，在美国研究史蒂文斯的专著早已达到一百五十本之多，早在70年代，专论史蒂文斯的博士学位论文达到四十多篇。据笔者所知，他是美国诗人中被人研究最多的一位，被称为“批评家的诗人”。鉴于国内关于史蒂文斯的资料不是很齐，美国相关史蒂文斯的一些研究资料难以搜集，笔者就自己目前所看到的文献，作一个相对完整的华莱士·史蒂文斯国外研究学术综述。

首先我们关注对诗人的传记研究，霍莉·史蒂文斯在1966年出版了《史蒂文斯书信集》，6年后，彼得·布伦兹出版了《部分的世界：回忆中的史蒂文斯》，收集了诗人的朋友们对他的回忆。1986年乔治·理查森的《华莱士·史蒂文斯的早年》出版，这本书一度唤起学界对于诗人诗歌艺术与其生活经历之间关系的研究。东尼·布拉特整理出版的《冥思中的情人：史蒂文斯致爱尔兰书信集》一书，可以让我们了解爱情与婚姻生活对于诗人艺术生涯的影响。总之，

这些传记类研究能够让我们了解这位不轻易向世人泄露情感与灵感秘密之诗人的生平。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向读者推荐介绍诗人作品的专著，其中有著名学者克默契德写给英国读者的《华莱士·史蒂文斯》，爱伦·库克写给美国读者的《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导读》。海伦·纹德涅是研究史蒂文斯比较出名的一位美国学者，她的《想象之翼》致力于分析诗人的长诗。另一位学者罗纳德·苏康里克的《华莱士·史蒂文斯：晦涩与深奥之思》则着力于解说其诗歌与诗论中晦涩难懂之处。后两部专著有助于普通读者理解诗人的诗歌及思想。虚构作为史蒂文斯诗歌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其诗歌最难懂的部分，曾吸引了很多评论家，如瓦尔克·克恩·欧文《华莱士·史蒂文斯诗学：最高想象力虚构的追求》、托马斯·普拉斯《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中的想象与现实概念》、罗伯逊·戴维《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贵族式”虚构》、苏珊·温斯特《史蒂文斯的高贵骑士：1923到1942年的诗歌》，这些专著都关注诗人作品中的虚构概念，也就是以想象力来完成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联姻。

史蒂文斯与欧美浪漫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吸引的评论家是最多的：玛格丽特·佩特森《华莱士·史蒂文斯与浪漫主义传统》一书分析了诗人的想象力思想对于浪漫主义思想的继承，尤其是与康德、柯尔律治等人想象力思想的关联；玛莉琼·格拉豪斯《史蒂文斯诗歌中的新浪漫主义》着眼于诗人与传统浪漫主义的不同，那就是诗人抛弃了彼岸天堂理念而执著于现实尘世生活；特蒙斯·克伊《史蒂文斯诗歌中人的理念：现代诗歌中人文主义的发展》分析其诗作中体现出来的人文思想；哈罗德·布鲁姆《史蒂文斯：我们气候的诗》则把诗人放在“爱默生——惠特曼——狄更生”之“惊奇”传统之中，运用自己的影响、焦虑与误读理论分析了诗人对于美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接受和回避，他细读了史蒂文斯所有的诗歌，认为1942年至1955年间是诗人创作的高峰期，《最高想象力虚构》和《秋日极光》是他取得的最大成就。弗莱克·克莱安《史蒂文斯诗歌中的少女与情人》、保尔·武茨科《史蒂文斯诗歌中的人物形象》则分析诗人诗作中那些性格模糊、给人虚无飘渺之感的人物形象；路易斯·伦兹在《爱伦·坡、史蒂文斯与美国传统》中着眼于两位诗人对社会与历史的忽视，沉浸在内心的冥想世界之中；维吉亚那·布鲁克《史蒂文斯诗歌中的面具与声

音》，同样致力于讨论诗人作品中对隐私空间和诗意生活的守护，诗人在自己的诗作中用不同的面具与声音言谈自己的思想与理念，从而使诗人的真正面目在社会与公众面前依然是一个无法窥探的秘密。

史蒂文斯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大自然意识也引发了诸多评论，乔治·朗松的《史蒂文斯与季节》将其诗作按季节分为春、夏、秋、冬四类；柯索林·艾特伍德的《史蒂文斯诗歌中的意象》概括了其诗歌中经常出现的四组意象：南方与北方、大海与音乐、荒野与雕塑、色彩的丰富与匮乏；吉尔盖伊·瓦洛斯特在《野性的符号：史蒂文斯诗歌中的生态意识》中指出其诗歌体现出来的是对自然野性的推崇。

许多评论家把史蒂文斯与浪漫主义大诗人作影响研究抑或比较研究：路易斯·马兹的《思之诗》把诗人与约翰·多恩归在一起，二人都有着沉思世俗的玄学派风格；史蒂芬·威廉·克特斯《冥思的世界：华兹华斯与史蒂文斯》对两位大诗人作了比较解读；东尼·梅特布鲁克《想象力的神话：惠特曼与史蒂文斯比较》、克瑞斯提纳《诗意与重复：惠特曼、史蒂文斯与阿什贝利》这两本专著都谈到了惠特曼对于史蒂文斯的影响，一个最明显的相似点是两位诗人在作品中对于男性阳刚之气的推崇；皮尔斯在《美国诗歌的连续性》中把史蒂文斯的诗歌看作美国诗歌史上“亚当模式”的最高峰，因为其诗作中从未出现过一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而惠特曼的作品中充斥着众多的“亚当式”的伟大男人形象。象征主义文学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浪漫主义诗歌的变异，象征主义作为一个波及全世界的文学流派对史蒂文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威廉·马伏安《天鹅与黑鸟：马拉美与史蒂文斯诗歌中的意象比较》和罗伯格·默勒《瓦雷里与史蒂文斯：诗歌与诗学》这两本书把史蒂文斯与法国象征主义两位大师作了一番很有深度的比较研究。此外，冬妮·福科的《史蒂文斯的滑稽风格》指出拉福格对诗人的影响，弗朗克·朗蒂克在《语词之欢乐》中把史蒂文斯与叶兹推为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两位继承人，还有批评家们注意到了波德莱尔“恶”之美学对于史蒂文斯的影响。而作为同时代的美国两位大诗人，史蒂文斯与T·S·艾略特在诗歌风格的追求上是有区别的，然而，共同的文学氛围与时代环境还是造就了二者之间的很多相似性。相关的研究有米勒·派蒂

克·古《T·S·艾略特与史蒂文斯：共同的职业》、戈德曼《亚里士多德与现代主义：T·S·艾略特、史蒂文斯与伍尔夫诗歌美学的相似性》、素赖特·莱昂《现代性的困境：史蒂文斯、T·S·艾略特与人文主义》。

史蒂文斯几乎可以说是对哲学涉猎最多的一个现代诗人，因为这一点，他的诗歌深奥晦涩难读，同样也因为这一点，他吸引了众多专业评论家：莫兰·瓦特《史蒂文斯：存在的冥思与海德格尔式解读》、亨利·泰默乐《史蒂文斯后期诗歌中的虚构》、托马斯·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与史蒂文斯后期诗歌》、梅吉·克洛特《史蒂文斯诗歌中的存在主义思想》，都是研究诗人与存在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诗人与柏格森、桑塔亚那哲学之间的关系也吸引了很多评论家，弗兰克·道科特的《史蒂文斯：思之诗》将诗人的诗学思想与柏格森、威廉·詹姆斯、叔本华、海登·怀特，特别是桑塔亚那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比较与溯源研究，雷特的《万能之眼》认为诗人受到柯尔律治、爱默生、瓦雷里、艾略特、海登·怀特等人哲学思想的影响，而其间又以柏格森与桑塔亚那的哲学思想对诗人的影响最大。莫利·西蒙在《面向事物本身：史蒂文斯诗歌中的哲学》中研究诗人与康德等人的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库克·汤姆的《柏格森与美国文学：威廉·凯瑟、史蒂文斯的世界》则着重分析其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柏格森哲学；怀特·阿松的《永不停息的思想：史蒂文斯与浪漫主义反讽》研究诗人与克尔凯廓尔、施莱格尔等人的反讽美学之间的关系；德尔·凯瑟琳·安的《史蒂文斯诗歌中的比喻、联系与类比》让笔者联想到了维柯的诗性思维理论；桑提利·克里斯丁《诗意的姿势：神话、史蒂文斯与诗意行动》认为诗人作品中呈现出来的种种姿势与希腊神话中的祭礼仪式具有相似性，从而找到了史蒂文斯诗歌与神话之间的关联。

史蒂文斯诗歌的反传统、反理性色彩吸引了许多批评家对他的作品作解构式阅读，希利斯·米勒在《对于岩石的治疗》中对诗人作品的解构式阅读成了现代西方文论中的经典之作，迈克尔·纹德涅的《艾略特、史蒂文斯：差异的游戏》利用了皮尔斯、尼采、德里达等人的解构思想，克勃·罗格的《对现实的实验：后现代时代的文化命运》发掘了诗人作品中的后现代色彩。

史蒂文斯是美国新批评派学者们最乐于评论与解剖的一个诗人。燕卜逊

《思想的治疗：史蒂文斯诗歌诗学》是这方面较早的一本专著，其他的还有乔治·罗伯特《史蒂文斯诗歌中的诗意风格与英雄语法》、格莱·罗伯特《史蒂文斯诗歌诗学：结构的审视》、迈特·巴威尔《史蒂文斯诗歌的实验性语言：笛声中的狮子》、巴特·爱克特《史蒂文斯：阅读与写作的局限性》、梭兹·东尼《史蒂文斯诗歌中的叙事与显现：超越而又内在于我们的曲子》、詹姆斯·朗贝《史蒂文斯：事物的平实感觉》、克莱格·安格斯《史蒂文斯诗学：被忽略的比喻》、詹姆斯·弥尔顿·贝茨《史蒂文斯：不断追求的大师》等。

此外，关于史蒂文斯诗歌特色四个方面的研究比较醒目：一是诗人的宗教情节。迈克·乌德兰《史蒂文斯诗歌中的启示模式》、莫罗·特克瓦依《史蒂文斯天堂秩序的反讽》、西迈·米歇尔《史蒂文斯诗歌中的信仰构架》、史密斯·莫雷《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意与宗教》、莫雷斯·阿道赖德·科巴《想象力的圣歌：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中基督教的变形》等，这些学者注意到诗人虽然持反传统宗教的姿态，但是其诗作却以想象力思想完成了对传统宗教的替换与变更，宗教情节与意象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二是史蒂文斯所受到的东方美学的影响。20世纪的美国诗歌普遍受到了东方美学的影响，史蒂文斯也不例外，而这一点为很多留学中国的中国学者所关注，如林静安的《史蒂文斯与道家思想》、朱真明的《史蒂文斯诗歌与东方美学》；三是西方现代绘画艺术对史蒂文斯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有莫乐德·格莱《史蒂文斯与现代艺术：从阿米·肖到抽象表现主义》、威斯·凯瑟琳·派蒂斯克《基础美学：华莱士·史蒂文斯与现代派画家》；四是史蒂文斯诗歌创作中的本土意识。史蒂文斯曾经宣称自己与T·S·艾略特是诗歌美学追求上的死对头，他反对T·S·艾略特所提倡的任何诗学理论，二人最鲜明的一个对立点就是艾略特向往欧洲文化，而史蒂文斯则与W·C·威廉姆斯一样，有着强烈的本土意识与本土情节，这方面的研究有托马斯·弗的《史蒂文斯诗歌的加利福尼亚渊源》、罗伯特·戴恩斯的《史蒂文斯诗歌中的本土理念》、约翰·爱默斯特写过一本《柠檬树下的土壤：史蒂文斯诗歌中的异域景观》，史蒂文斯从来没有出过国，所谓的异域景观是诗人对异域世界的想象生成物，这些虚构的异域景观是诗人用来确证自己家园意识的参照物。

本书的写作断断续续持续了五年，因为史蒂文斯诗歌牵涉很多西方美学知